#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五至七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五

## 前涼録六

### 張肅

張肅寔之叔父也為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迫請為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邱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

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髙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憋帝蒙塵悲憤而卒

張瓘

張瓘祚宗人也為河州刺史士衆强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瓘瓘率衆拒之殺祚於萬秋閣遂入姑臧立玄靚為涼王自為涼州牧瓘性猜忌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

紀郎中殷鄗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莫有言者後又謀廢玄靚而自立事未遂閒與玄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牢壯而三梁忽摧折又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氐奴要當截汝頭瓘甚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於人以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夕不絕思為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

輙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弟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反為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繼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而自殺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為州分當有暴兵瓘欲誅諸宋以厭之而瓘竟為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有丈夫之節重華嗣立尊為太王太后居於永訓宮及天錫僭

位仍尊為太王太后天錫淫昏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

於永訓宮從事張慮與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太

后尋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為駿貽儀重華嗣位尊

為王太后居於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冊拜世子靈耀

為嗣其庶兄長寧侯祚先與馬氏烝淫乃密說馬氏以

靈耀幼沖須立長君馬氏從之祚遂僭立淫虐不道族

人河州刺史瓘起兵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閤呼馬氏出讓光殿立玄靚為主而殺之遂尊為太王太后晉興元年卒

閻氏　薛氏

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因色並有殊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掃灑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

以夫人禮葬焉

宋配（或作宋醜）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㥦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軌任為謀主鮮卑若羅拔能為寇軌以配為司馬率兵擊之斬拔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傾陷軌復以配為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瓘之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謀誅諸宋廢玄靚自立混知之與弟澄率衆誅瓘玄靚以混為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輔政混晝寢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搖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靚及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

大任殿下倘未棄臣臣弟澄政事頗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人又見朝士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為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為領軍將軍輔政時以旱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澄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

屋柱自燃燋折或曰柱之為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

木燋宋破而主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乗馬五疋在

廐中一夜鬃尾盡禿人曰尾之為字也上尸下毛鬃尾

盡禿毛去尸存絶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可何如

澄後燃燈油忽變為血二歳小兒作為老公呼曰宋澄

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未及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

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先是謡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

名野至是而應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仕重華為宛戍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式戢一作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一作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隂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閤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儀威鳴鐃鼓造焉纖高樓一作扃鏁重門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

蓊欝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明究經緯著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袮後遣使者張輿辟為太子少傅輿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輿至姑臧袮遣太子大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數勿告

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汜瑗

汜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璵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汜生腹有逆風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軌為中督護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謀叛瑗率衆二萬討稚乃先遺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衆迎降未幾瑗為亂兵所殺

## 汜勝 晉書作汜騰

汜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郎值天下亂乃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娱軌徵為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其可開乎病两月而卒

## 汜禕

汜禕字休臧燉煌人為福禄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

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手禕怒以印擊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左遷居延令後仕寔為左長史



汜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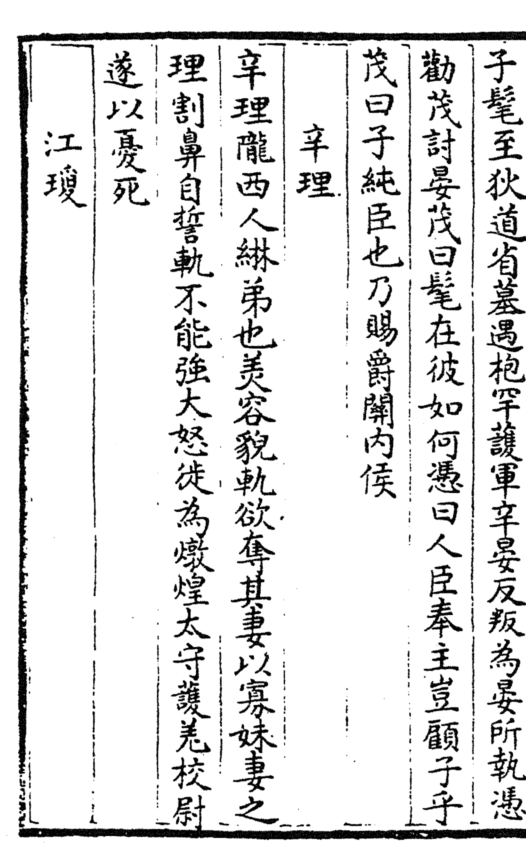
汜昭字嗣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有人於夜中投昭以黄金者昭責而遣之其人大慙而退

辛攀

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鑒晉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為之諺曰三龍一門金友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在京師北地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騂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之建安三年為晉大鴻臚使涼遂留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彥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為燉煌太守惟有一



子髦至狄道省墓遇枹罕護軍辛晏反叛為晏所執憑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子純臣也乃賜爵關内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綝弟也美容貌軌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軌不能強大怒徙為燉煌太守護羌校尉遂以憂死

江瓊

江瑷字孟琚陳留濟川人祖仕晉爲馮翊太守善虫篆詁訓永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子孫因居凉土世傳家業

王横

王横太原晉陽人仕軌爲參軍晉室之亂遂奔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

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年十六収恤殯
瘞識者嘉之

索孚

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
乎孚曰射之為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
矢有銖錙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逄蒙不能以中才
不稱官萬務荒怠雖以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為
叅軍時駿議治石田孚諫曰凡為治者動不逆天機作

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毁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石為田運土植穀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収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為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瓘鎮枹罕士衆强盛祚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為瓘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虚靖好學州郡屢徵不就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

請篇多所啟發不交當世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煌太守一作武威陰澹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巽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即赴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

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眾人之所収収眾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眾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若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願蔑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

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尅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為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埀當破没苞以車騎五千奮劍哭陣徑入與澄對坐搥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弳弓接矢繞搥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

百計羌即散走稱神

索紞

索紞字叔徹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如君所

夢追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為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寔妻弟賈摹謀反伏誅黄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

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常奉使晉州夢狼噉一脚紞曰脚肉被噉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桶夢內中有一人着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紞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凡所占夢莫不終驗太守陰澹命紞為西閤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

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如君所夢一作士如歸妻

索綏

索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戢晉司徒綏家貧好學幼舉孝廉為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為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閣内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初綏夢東有

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問索紞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所請一在前前腦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讌羣臣於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何為四皓既輔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幷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貽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

子四皓還不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令長安有四皓墓為不還山也玄靚僭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周問之出漢吾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玄靚乃止

索充

索充燉煌人充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以問索紞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

司徒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守功曹既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也夷狄陰數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澹割身訢枉軌任為股肱叅與機密轉督護叅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紞求占夢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

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駿嗣位澹弟鑒為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纂誣鑒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既而駿病見鑒為祟遂死其後三年纂亦病見鑒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為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記軌事

張斌

張斌（一作賦文）字洪茂燉煌人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初舉孝廉夢豎竿中天以問索紞紞曰此未字也既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為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鸞騎校尉張冲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慟泣祈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平西域以功拜西域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

攻武威進次金城太守張冲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弇

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叉妻姓梁駿乃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改名曰弇仕至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暠王有涼土遂爲西涼王

## 常據 一作張璩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餘日據銜枚突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脩等拒之短兵接戰得斬二百餘人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為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為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虫集安昌門外緣壁逆

行據因諫曰𤀹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為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為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三萬軍洪池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為前驅與據戰於洪池據兵敗績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

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

馬岌

馬岌仕茂為參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衆引退及駿嗣位轉為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宫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即

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禆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為立祠祀之重華時為左長史祚既即位累遷尚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噬乃名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人刺擢事竟不克為擢所殺

張冲

張冲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為之謡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軍武威冲為金

城太守衆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童巽

童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衰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為金城令

石虎將麻秋攻陷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濟守節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為主簿兼資文武明識兵略麻秋入寇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為中堅將軍帥步騎五千

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為福祿伯既而以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逆擊麻秋艾乘軺車戴（一作冠）白幍鳴鼓而行秋遥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

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单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禄縣侯食邑五千戸帛八千疋麻秋復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為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賛也破之必矣乃帘令與陽祊曰今遣舍人孔章持口論要帘將軍可差心腹人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遺王

擢使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軍次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艾遂進擊秋秋遁歸金城艾乃為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六御天靖掃妖氛廓清異類重華以艾抱罕之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共相譖毀出為酒泉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祚結異姓兄弟艾上䟽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長等既而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長等

匿而不宣祚既僣立追恨殺之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黄霧下塵識者以為任非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譖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

張傾

張傾任天錫為西域校尉天錫僣位元年傾以舊怨殺魏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傾見白狗以刀斫之不中傾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暴卒

郭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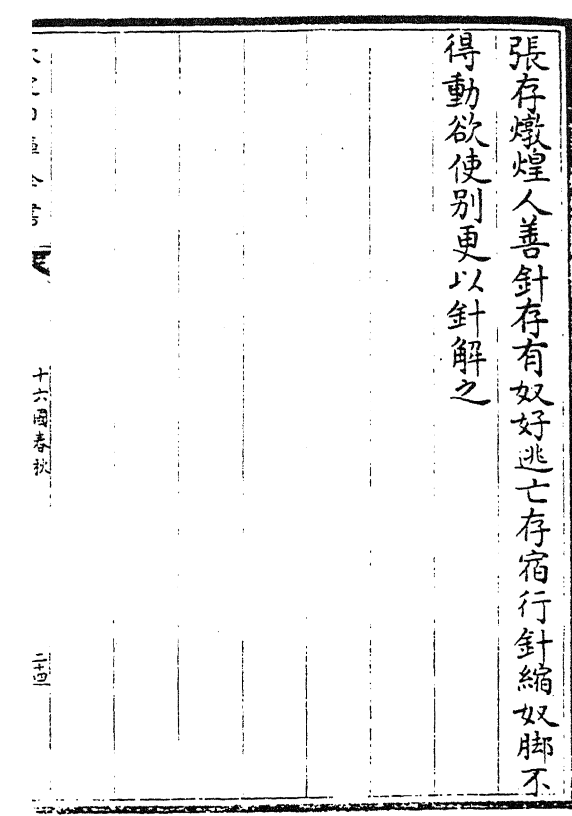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應命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善史書不就州郡之命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為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

隱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宮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廝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十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針解之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六

蜀録一

李特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氏即廩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即今夷陵郡巴山縣）時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樊氏瞫氏一作瞫一作嬋又音審柏氏鄭氏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為廩君唯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從一作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鹽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為君求

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輒從廩君宿旦即飛去化為飛蟲諸蟲皆從其飛掩蔽日光天地晝晦廩君欲殺之不可復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餘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與汝俱生弗爾且將去汝鹽女受而嬰之廩君至碭山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一作明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險曲泉水亦曲望如穴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

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寸（一作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化而為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為祠其後種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一作三十）巴人呼賦為賨（藏宗切）因謂之賨民焉漢高祖為漢王募賨民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

鐵丹漆之利民用敎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為數十姓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按三國志作巴七姓夷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為將軍遷於略陽一云洛陽後徙關內亦萬餘家散居隴

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地復號之為巴氐特父慕為東羌獵將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鋭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冦氐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

耶同移者閻彧音郁趙肅何巨李遠任囬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為表白流民十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音歆為大長秋以成都内史中山

耿滕代廞為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犍為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特兄弟材武與已同郡黨類皆巴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勢聚衆專為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一作剛�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

階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又言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人往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刼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乃檄諸縣合村

堡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爾可退保揵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遂率衆入城登西門廞遣親近代茂攻滕茂告之而去廞又遣兵逆擊與滕戰於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恊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撫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

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着總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别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馬襲尼江源令揵為費遠等為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為牙門將召諸王

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為軍諮祭酒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兄弟流驤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惇華陽國志作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符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驍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說廞曰

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謝曰卿言正合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大悅引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紀晉室不可復興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寰區湯武之事實在今日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有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也廞怒曰此豈

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當棄市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廞慮其為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喪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廞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還費恕因就綏納皆為特所殺廞牙門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閤下手刃淑粲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心

腹也廞由是遂衰又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遠等大敗因放火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一作徽又音徵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其部下朱竺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洽及廞所置守宰長史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罪狀先

是凉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叛上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事終無成願往征之惠帝詔拜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於道奉迎并獻寳物尚悦以驤為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説尚曰特等流民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為患尚不從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

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特兄輔素留略陽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遂有雄據巴蜀之意累遣天水閻或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會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洛一作樂鄉侯流奮威將軍封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功賞廣漢太守辛冉以

非次見徵不顧應召又欲以滅龎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又遣從事催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停至秋收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偪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彧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尚舉别駕蜀郡杜弢秀才或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寛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

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檄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兄弟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率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且遣辛冉求自竟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大懼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者賞百疋流民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

之間衆至二萬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復遣閻彧詰羅尚求申期彧既至見冉營栅衝要謀掎流民歎曰無寇而城讐必保焉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苾意不可回遂辭尚歸緜竹尚謂彧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寛矣彧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寛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彧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信刑一作不立冉等各擁强兵

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

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令若之何是時杜弢自湘中與監軍柳純書曰前諸人不能寛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稚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為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内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差正彼之謂也於是六郡流民推特為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

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為將軍以相統鎮於是進兵攻辛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屢敗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智力俱困出奔德陽晉書作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彧彧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佐之才彧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流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

日初至隨穀傭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信用讒搆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為變即聽彧言寬使治嚴不過去秋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還鄉里何有如此也彧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

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含長子國次子離任冏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懐等為僚屬閻戎為謀主何巨趙肅為腹心時羅尚貪殘日甚為百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為之謡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縁郫水作營壘自都安至揵

為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持因求救於梁寧二州及南夷校尉李毅太安元年春正月羅尚遣牙門夏斤攻特於立石失利夏四月征西將軍太尉河間王司馬顒遣督護衙博進次梓潼朝廷復以前廣漢太守張微為廣漢太守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亦遣使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督四十牙門軍於繁城博潛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遺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為寇聞特誠於下吏而流驟七八千人來寇日

至凶奸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待之也傅不從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傅而自將擊黿破之蕩敗傅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蕩進攻傅於葭萌傅走其衆盡降羣下推特為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都督大將軍秋八月特攻破德陽殺郡守張微初特屢敗微軍未克議欲釋微還涪諸將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滅知勇俱竭宜因其獘遂擒之若舍而寛之微養病收亡餘衆

更合圍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特以别將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初特之攻張徵也使弟驍騎將軍驤與任回李攀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擊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破陷之遂進攻成都大獲器械攻燒其門流進軍成都之北尚遣别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覘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

營李攀逆戰死之驤及將士奔於流栅併力廻攻尚軍大破之尚軍擾亂失其器甲還者十二三先是衙博之敗朝廷更用許雄為梁州刺史征西將軍雄數遣軍攻特特陷破之備險不得進河間王司馬顒欲遣監軍劉沉將兵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傁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毅而辭

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建初元年春正月朔特潛渡江擊破羅尚水上軍特從盎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縁江守軍皆散走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特以李璝（載記作瑾）為蜀郡太守撫慰其衆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欵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壯勇督領村塢流

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少城然諸塢新附人心未固且山藪窮荒糧杖不多宜録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縶之二營收集猛鋭嚴為防衛又與司馬上官惇曰納降若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大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之心使之離叛乎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華陽國志作任督冊府作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晉書作是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

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偽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啟信叡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為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騫碩一作任臧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塢皆有

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六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七

蜀録二

李流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見而奇之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為東羌督護及避地益州益州刺史趙廞甚器異之乃使庠收合部衆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及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

民破常俊於緜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武陽鄉侯特初承制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督護常統銳衆與益州刺史羅尚相持尚不能破特既見殺蜀人多叛流與特子蕩雄收集餘衆還趨於赤祖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時荊州刺史宋岱率水軍三萬助尚次於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攻破德陽獲特所署太守任臧守將蹇碩等退屯涪陵縣三月尚遣督護常深軍毘橋又遣牙門左

氾黃閭何冲三道攻之進次繁城縣竹守將譙降涪陵民藥紳杜阿等亦起兵應尚流與其弟驤拒深使蕩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石定在營中叛應之攻蕩雄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羅傷其面晉書作目羅氏壯氣益烈時成伯戰於内冲等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驤破深柵深士衆星散蕩雄亦攻破紳各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譙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為傻長

矛所椿死朝廷復遣侍中燕國劉沉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軍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司馬顒請留沉為軍師遣席薳代之流以特蕩繼死而岱阜將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驤與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阜不許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父舅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當為人主要三年一更一作約與君三年迭為主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一作今計可定二翁

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雖君叔父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共誘說六郡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破阜軍死者甚衆會宋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退轉攻尚流憝其短大竒雄才軍事悉以任雄雄進攻尚軍尚保太城中六月雄從帛羊頹渡江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秋七月朔雄入據郫城流盡移營屯之三蜀百

姓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烟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惟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輿說尚求為汶山太守欲邀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輿怨之乃求使江西叛降於流流以輿為安西將軍輿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得以復振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

都王也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僭稱尊號追謚流曰秦文王以其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偉少時廣漢太守辛冉見而奇之曰此相當貴又有術士相之

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臭如飛龍口如方罍耳如相望法為大貴位過三公不疑也雄少有烈氣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太康中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鄉里曰閬巃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有大貴之表終為人主也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氣烈聞人爭歸之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承制以雄鎮梓潼拜前將軍流亦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勑諸子尊奉之及流死雄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郫城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紿羅尚曰李驤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鬬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入郫城我為内應城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未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益信之悉出精兵使隗伯等將之從泰攻郫泰約舉火為應驍騎將軍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隗伯兵見火起皆爭緣梯上泰又以繩汲上伯軍百餘人皆斬之驤因縱兵内外

逆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郿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伯女為梁雙妻時雙為雄用故赦不殺既而復叛驤别攻捷為斷尚運道獲郡守龔恢恢先為天水西縣令任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渙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雄以李溥為犍為太守初尚之在郫城也與雄

攻戰郫令捷為張昕欽明每摧破雄雄衆戰之而昕等救助不能并心為雄所殺雄常言使羅尚將皆如張昕輩吾族早無遺矣時牙門左汜亦有戰功尚不益其兵毅汜甚恚恨以母喪歸尚累召不往尚怒曰微左汜當不復滅賊乎遂殺之雄聞汜死大小相賀冬十二月雄急攻尚尚糧運不繼軍士無食留牙門張羅固守尚委城由牛鞞水夜遁比雄覺去已遠倉卒失節鉞羅從後得之并獲資廪乃開門納雄遂剋成都盡有其地雄軍

甚饑餧率衆就穀於郪山掘野芋而食之蜀民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建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别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頼以自存雄以西山范長生有名德為蜀民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

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
李國李離兄弟國等有智謀凡事必諮而後行然國離
事雄彌謹楊驤楊珪等諸將固請雄即尊位遂以晉永
興元年冬十月僭稱成都王即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
庠兄始為太保折衝將軍離為太尉從弟建威將軍雲
為司徒翊軍將軍璜為司空材官將軍國為太宰閻式
為尚書令楊褒為左僕射楊驤為右僕射楊發為侍中

楊珪為尚書楊洪為益州刺史徐輿為鎮南將軍王達

為軍師其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追尊曾祖虎巴郡桓王

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為王太后追謚

世父輔為齊烈王仲父庠為梁武王仲父流為秦文王

兄蕩為廣漢壯文公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攻掠

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驤妻昝氏及子壽等十二月太尉

離寇漢中殺都戰帥趙汶轉寇梁州

晏平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自西山詣成都雄門迎執板

延坐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從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殺之夏六月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以晉光熙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晏平國號大成華陽國志作國號太武晉載記作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為景皇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皇太后秋七月遣太傅驤寇漢安冬十月加范長生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雄從之是年造刀五百口銘其

文曰騰馬隷書

晏平二年春二月關中一作秦州流民鄧定訇氐等二千餘家饑饉流入漢中保於城固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討之鄧定窘急偽乞降於燕併餽金銀於燕燕喜為之緩師定又密遣氐結雄夏五月雄遣太尉離太宰國司徒雲司空璜等帥衆二萬救之離等至先攻殷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餘騎遁走離等大破州軍進次漢

中逼之漢中太守杜孟治一作正冲又作正叔遣牙門蔡松覘離
形勢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懼
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柰區區有
東南之偪必不分兵於外不過迎援定氏耳孟治曰不
然雄胃稱帝王縱横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
城不可與戰是待冦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
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輛一夜行繞數十里而梓潼
荆子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宗族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

治棄子走荊子追獲其子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丘建荷檐杖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孟治走至魏興張殷亦棄官而遁時晉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張光方欲赴州不得止於魏興乃會諸郡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孟治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狗離等攻陷南鄭引兵而還遂盡徙漢中

民於蜀漢中民句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雄復遣太尉離寇梁州

晏平三年冬十二月尚書令楊褒卒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餘計南夷校尉李毅曲加撫集雄攻之固守不降雄復誘建寧夷使為寇掠會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漢中流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時有白烏赤足來翔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者果闗中流民

相繼請降

晏平四年冬十月太尉離據梓潼其部將略陽羅羨[晉載記作羨]天水張金苟匐琦等殺離及尚書令閻或以梓潼歸羅尚尚遣平西參軍向奮屯安漢之宜福折衝將軍張羅屯平無以逼雄雄帥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奮不克雲璜力戰死之十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

晏平五年春正月太宰大將軍國鎮巴西帳下天水文

碩殺國以巴西降羅尚夏五月雄引歸成都初譙周有子居巴西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鎮南將軍劉弘請兵以復仇弘無兵與之乃表登為揚烈將軍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不得遂進攻宕渠斬馬脫剖其肝而食之梓潼降登登進據涪城雄自率衆攻之為登所敗張羅進據犍為之合水巴蜀為之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碩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冬十月羅尚卒大傅驤攻譙

登於涪城益州刺史皮素次巴東𠡠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及参佐素疾登不給其糧素怒至涪欲治其罪執事懷懼十二月素至巴郡宇使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襲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巴郡大亂不果救登驤知登食盡援絶攻涪愈急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熏鼠而食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遣之歸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為益州刺史治巴東

玉衡元年春正月乙亥太傅驤攻拔涪城執登遂乘勝遣太保始督部將李鳳等進攻巴西討文碩殺之巴西梓潼復為雄有雄大悦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慷慨涕泣啼嘘無復降臣折情雄乃殺之囚其軍士畀奴虜而連陰雨百餘日雄終以登為枉而所領無辜怨氣感天下赦出登軍士湮没者二月氐苻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棘道走犍為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三月氐隗文

等反於巴東秋八月己亥梁州太守王鑒粗暴郡民毛深王騰及陰平都尉董冲逐出之遂以郡叛相率歸雄是歲母羅氏卒雄姨弟任小受巴郡太守張羅募手刄雄頭雄幾死

王衡二年春正月流民楊武大略漢中吏民來奔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氐王楊茂捜茂捜去咸以其衆歸雄於是南陽一作得漢嘉涪陵遠人相繼而至漢中之地皆為雄有遂分漢嘉蜀二郡立沉黎漢原二郡下寛大之

令新附者悉假復除

玉衡三年春三月西夷校尉向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夏鄭融宜都太守犍為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蘭維為西夷校尉時中原喪亂江東有事救援無所顧望融等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雄遣李恭費黒邀擊獲之扶風鄧芝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來歸

玉衡四年春正月雄以鳳為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任回

為鎮南將軍南夷校尉寧州刺史恭為征東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皆得其用益州遂定太傅驤養民於内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和一作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户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遣使求援凉州刺史張駿

遣使交好晉平夷太守朱提雷炤殺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漢嘉夷王冲遣子為質峴之與建寧爨亮偕來歸附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石勒跋扈琅邪微弱恐為侵偪以為耿耿不圖今日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意在招懷遠方國用不足諸將每進金銀得官者朝無威儀爵位濫溢吏無禄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初僕射楊褒每切諫之雄不能改

玉衡五年春正月立妻任氏為皇后

玉衡六年雄復於陽關更置墊江縣亦屬巴郡

玉衡七年

玉衡八年夏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為丞相冬十二月雄梁州刺史鳳在北屢立戰功雄兄蕩子稚在晉壽害其功大鳳以巴西叛太傅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兵雄自至涪城督驤討鳳斬之以壽為前將軍都督巴西諸軍梁州刺史鎮巴西

玉衡九年冬十月雄使征東大將軍恭及將軍羅演寇巴東

玉衡十年春晉江陽太守廬州侯馥招降夷獠修繕舟艦為進取之計預白寧州刺史王遜請軍移牂柯太守謝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征東大將軍恭帥衆攻馥衆寡不敵為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雄下廷尉責之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厭没其分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臣之使馥同郡人

張迎曉諭之顗怒罵迎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眉海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治亂才也以吾有桑梓之耻故遠上尚書遣吾討賊受命之日實忘寢食但裁船未辦請軍未至牽揣不及為他所先當滅身隕碎以謝不及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如卿兒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寇所獲捷為太守建寧魏紀漢國太守梓潼文玦巴郡太守巴西黄龕永昌謝俊牂柯文猛皆區區稽顙無如顗者

數年卒

玉衡十一年氐王楊難敵及弟堅頭為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

玉衡十二年春二月隴西賊帥陳安復來歸附夏五月雄将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

玉衡十三年春正月時晉太寧元年也雄遣太傅驤與鎮南将軍任回寇臺登将軍司馬玖死之又分兵寇朱提越巂二郡越巂太守西夷校尉李釗漢嘉太守王載

皆以郡叛降於驤夏五月驤等進軍由小會攻南夷校尉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將軍姚嶽一作崇下同爨琛等悉衆拒之戰於螗蜋一作堂狼驤軍不利又遇霖雨引還嶽追至瀘水士衆爭濟溺水死者千有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渡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也大怒囚羣帥執嶽鞭之恚怒益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而卒秋七月初氐王楊難敵奔葭萌趙主劉曜遣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難敵送任請降於雄雄安北將軍稚蕩之第二子也時守葭

萌受其賂賄不送難敵於成都及趙兵退稚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連白雄請討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遣征東將軍壽與稚弟玝由陰平入二道討難敵難敵等先拒壽玝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大為難敵所破琀稚皆死死者數千人雄深自悔責以謝百姓

玉衡十四年春正月雄后任氏無子將立蕩子班為太

子雄有妾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成薨於戎陣朕常悼之且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能負荷大任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為知人吾欲彌縫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太傅驤與司徒王達諫

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簒逆誠不可不慎也吳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襄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冬十二月張駿遣參軍傅穎治中張淳修好於雄乃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希冀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

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顗等還涼復命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建寧爨亮益州太守李逷梁州太守董慬以興古叛降於雄

玉衡十五年

玉衡十六年秋九月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趙俊晉帝紀作謝俊

玉衡十七年春正月越巂斯叟反寧州秀才龎遺起義兵應之攻圍鎮南將軍任回及太守李謙等雄遣征南將軍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嶽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嶽等敗績術力戰死夏四月斯叟破秋九月謙移郡民於蜀冬十月雄將張龍復寇涪陵涪陵太守巴西趙弼為龍所擒

玉衡十八年

玉衡十九年春雄以中原喪亂頻遣使朝貢欲與穆帝

分天下先是張駿領秦梁遣傳潁來假道通表京師雄弗許至是年又遣治中從事張淳奉貢稱藩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强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深耻解蒼生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自娛之有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流民避難此地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

晉於中夏者亦當率衆附之耳乃厚禮而遣之淳遂通
表京師
玉衡二十年秋太傅驤死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其子
壽以喪還雄拜玝征北將軍梁州牧代壽又以太子班
行撫軍將軍修晉壽軍屯尋拜壽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將軍領中護軍西夷校尉録尚書總統如驤故事冬
十月壽督征南將軍費黒征東將軍任邵攻陷巴郡太
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别遣費黒寇建平建平監軍毋丘

興退屯宜陽一作宜都

玉衡二十一年春正月壽引還遣任卲屯巴東雄以子越爲車騎將軍屯廣漢秋七月壽攻陰平武都氐王楊難敵降之冬十月城涪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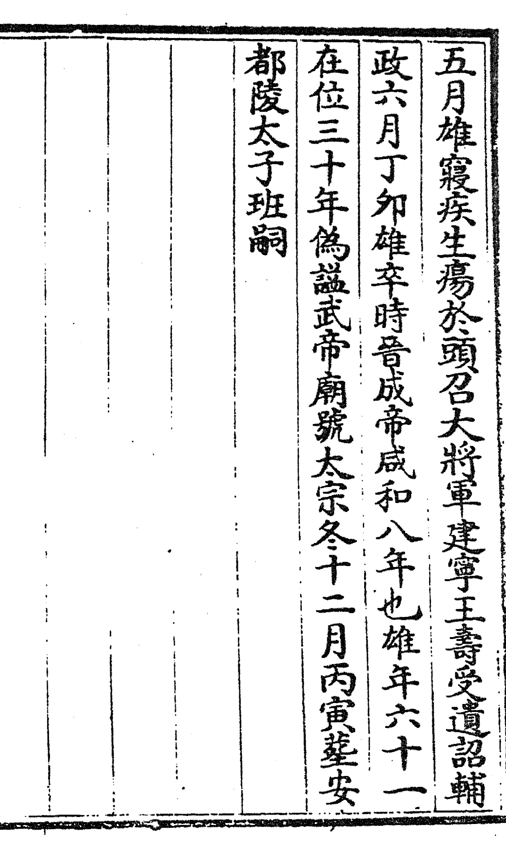
玉衡二十二年秋七月丙寅雄遣大將軍壽寇寧州以征東將軍費黑爲司馬與任攀等爲前鋒由廣漢入又遣鎭南將軍任回子調由越嶲征木落以分寧州之援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揵爲董炳嬰城自守寧

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琛等引兵助之時壽已圍城欲逆拒彪黑曰料城中食少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為拒之壽以為然引兵而退彪等入城攻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反亂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涸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不從攻之果不克乃悉以軍事委黑自引而還

玉衡二十三年春正月雄復遣大將軍壽等攻朱提朱

提太守董炳及建寧太守霍彪皆詣軍門降威振南中一作十三郡　三月寧州刺史尹奉舉州來降遷奉於蜀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大赦境内殊死已下以壽領寧州刺史復置南廣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為太守秋七月建寧牂柯二郡謀叛壽復擊取之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將軍

玉衡二十四年春正月雄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為寧州刺史爨琛為交州刺史封壽為建寧王三月壽還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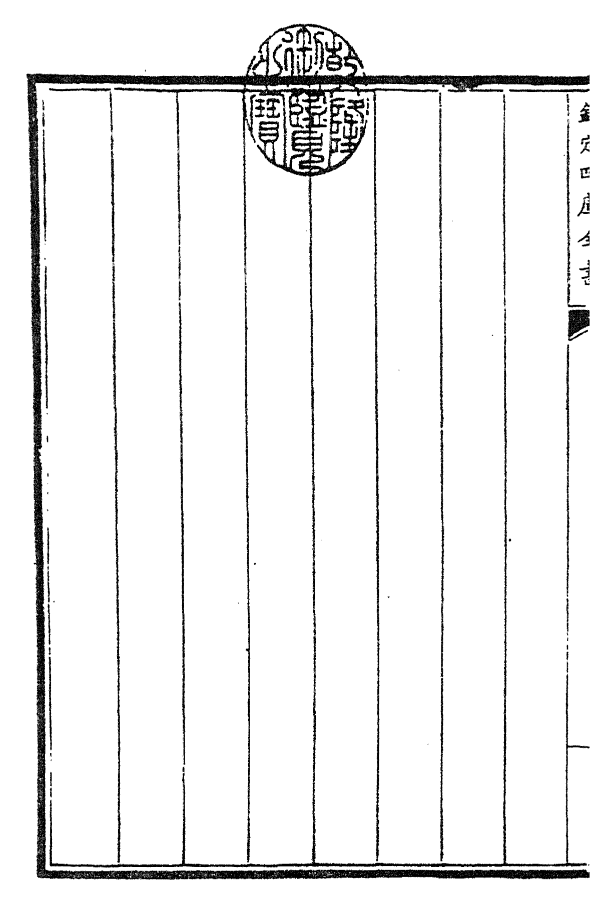


五月雄寢疾生瘍於頭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
政六月丁卯雄卒時晉成帝咸和八年也雄年六十一
在位三十年僞謚武帝廟號太宗冬十二月丙寅葬安
都陵太子班嗣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七

謹案卷七十七第十九頁後五行枕戈待旦刋本

戈訛弋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謄錄監生臣范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八至八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八

蜀録三

李班

李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而聰慧見養於雄初署平南將軍年十六立為太子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事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為賓友每觀書傳謂融等曰吾每觀周景王太

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登文章識鑒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髙朗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動修軌度失在輕躁雅好田獵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懇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深納之雄少數攻戰多被傷痍至是寢疾舊痕皆膿潰雄子越等皆惡而遠之獨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殊無難

色每嘗藥流涕其誠孝如此雄死遂嗣偽位以建寧王壽録尚書事輔政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雄子車騎將軍越鎮江陽奔喪至成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與弟安東將軍期密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即遣推誠居厚無所疑間一云心無纎介遣玝出屯於涪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曰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深宜慎

之班不悟冬十月癸亥越期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宫并殺班仲兄領軍將軍都犠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期既即位謚班曰戾太子及壽立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顯為期所殺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其母冉氏賤雄妻任氏養以為子少聰慧攻學問容貌都雅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

虛心接引又多才藝蚤有名譽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各以恩信募合部衆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遷安東將軍凡所表薦多納用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越既殺班乃讓位於期遂以十月甲子僭即皇帝位進壽梁州刺史大都督東羌校尉中護軍徙封漢王以兄越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司馬大將軍與壽並録尚書事以仲兄霸為鎮南中領軍弟保為鎮西北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為征東代越鎮江

陽皆進大將軍丙寅楚雄於安都陵征東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討玝故不許乃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說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棄城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奔降晉期即拜壽為梁州刺史屯涪城

玉恒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為皇后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玉恒以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司隷校尉景騫為尚書令征南將軍費

黑為司隸班舅羅演為僕射秋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等謀殺期立班子幽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琀子礪稚妻昝氏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內則信任中常侍許涪等慶賞刑威希復關之卿相皆決於數人而已褒無他才藝雄時常勸立期故寵待甚厚由是紀綱法度蕩然隳紊雄業衰矣

玉恒二年冬十月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載有雋

才忌之誣以謀反下獄賜死十一月晉遣建威將軍司馬勲安集漢中期遣漢王壽攻之城陷遂置守宰戍南鄭而還雄子鎮南大將軍霸鎮北大將軍保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危懼人不自安而期志益廣忽慢公卿政刑失措是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黄又宮中豕犬交木冬華連年災火雨血地震生毛鶬鵠集於城下

玉恒三年春三月大風拔樹發屋期驕虐日甚多所誅

殺藉沒資財婦女以充後宮内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嘗詐爲邉書辭以警急寮問龔壯謀以自安遂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觧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静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潛謀襲壽欲因燒市橋而發兵壽聞大懼且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餘人自涪向成都表稱

騫等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越等請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及壽到成都期不虞其卒至既不設備壽世子勢為翊門校尉開門納之遂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懐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騫越等縱兵大掠三日乃定夏四月壽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

縣公幽之別宮期嘆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五月誅始等兄弟十餘人期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塟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徙其妻子於越巂又使人就越巂殺之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也有局幹愛尚禮容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志度少異於諸子雄甚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諸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

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盡其謫言在巴西威恵並著驍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録尚書總統封扶風公尋以大將軍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進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三郡為建寧國既而雄疾病侍奉左右及死受遺輔政期之殺班也征東大將軍始初欲奉壽共圖討期壽不敢發始怒說期殺壽期憚玝在北欲藉壽討玝故不許改封壽為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代玝治涪城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

憚每深憂之既屯涪城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懼一作危嫌

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邊疆冦警不時充斥不可

曠鎮故得不朝咸康三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勳壽

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并有强兵懼不自全乃

數聘命巴西龔壯壯徃見壽是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

劉向之言而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

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

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

壽從之陰與長史羅恒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夫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以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襲成都剋之獲期越誅宗族十餘人縱兵士虜掠民家至乃姦淫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漢興元年夏羅恒與解思明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龔壯為長史告下又勸令送卭

都公於建康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烈等勸壽稱帝壽亦生心乃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晉咸康四年背思明所陳之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漢興國號曰漢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閎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

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改立宗廟追尊父驤為獻皇帝母昝氏為皇太后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更以驤為始祖特雄舊廟為大成廟下書言與期越别族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為漢州又分漢德縣以為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凡諸制度多有改易遂以董皎為丞相羅恒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

刺史東夷校尉李奕為鎮西將軍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巴叅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為鎮南將軍寧州刺史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近親及六郡士民皆見疎斥秋七月奕從兄廣漢太守乹與大臣通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乹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征東將軍荆州刺史移鎮巴郡閎恭之子也八月蜀中久雨禾稼損傷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

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
皇帝寛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
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
覆顧命嘗蔡既興讒訣滋蔓大義滅親撥亂反正上指
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
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人誠允日月光明而論者未
諭權宜稱制令淫雨氾濆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
疫百姓愁望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又前日之

舉止以救禍陛下之心本無大圖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邊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為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永為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衡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

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漢征蜀殘民大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令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乎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臣蒙陛下大恩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榮禄無論漢晉

臣皆不處臣復何為當佯法正乎論者或言晉家必責
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
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令
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
附託深重忘疾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
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悾悾伏願罪戮封
上壽覽之不悅然拘前言秘而不宣九月僕射任顏謀
反伏誅顏任太后之弟也因盡殺雄諸子納等

漢興二年春二月晉以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庾翼鎮江陵遣武昌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參軍李松伐巴郡至江陽夏四月執壽征東將軍荆州刺史閎巴郡太守黄植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閎執政者以為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閎覆没閎弟艷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羅恒解思明等復議奉晉計尋而巴郡破壽以為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五月拜奕鎮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六月

晉廣州刺史鄧嶽將兵擊寧州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舉建寧降晉壽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秋七月癸卯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漢興三年春三月丁卯右將軍李位都攻拔丹川晉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等皆死之先是趙王石虎遺壽書欲與之連橫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悅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於趙龔壯切諫不聽至是下書曰吳會

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脩糇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為六軍大都督假節鉞營東塲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羣臣咸諫曰我國小衆寡且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不從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復上疏切諫以為不如通晉羣臣皆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歳冬十二月遣鎮東大將

軍李奕攻牂柯太守謝恕恕保城拒守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轉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壽將閔至自成都初閔為晉所獲逃奔於趙壽致書於石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悦付中外議中書監王波議以為不若為書遺之并致楛矢石砮於壽遂遣閔還閔至壽乃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

漢興四年春正月壽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録尚書事壽承雄寛惠儉約得蜀人心又新行簒奪因循雄政未逞

其志欲會李閎與王嘏等從鄴還盛稱石虎威彊宮觀壯麗鄴中殷實且言趙王虎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城鎮心欣慕之民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未足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者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吁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尚書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殺之右僕射李

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誅之秋七月遣尚書廣漢李擴（一作攄）為御史入南中擴祖毅晉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擴從兄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反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解思明等

漢興五年冬十月壽下書令州郡各舉明經者封好學侯

漢興六年夏四月壽寢疾五月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

崇秋八月辛亥卒是歲晉康帝建元元年也時年四十四在位六年謚曰昭文廟號中宗塟安昌陵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嘆咏故能征伐四剋拓地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竭誠於下號為賢相及即偽位多所更易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前作翊門校尉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僭即帝位

太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改元太和尊嫡母閻氏為皇太后母李氏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拜弟廣為大將軍大都督録尚書事封漢王其餘子弟及文武進位各有差夏四月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禮廢

之謚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為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絶乃更令祭祀始祖特太宗雄同號曰漢王是月晉遣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庾翼率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來伐破别將李桓於江陽乃為檄示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兇肆暴神州李劉啟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化招携以禮而使

三邦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皦日

太和二年秋八月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未幾疑馬當等與廣有謀命相國董皎收馬當解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

貶為臨邛侯廣尋自殺思明有計謀彊於諫諍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馬當素得民心及其死士卒無不哀之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冬十二月勢將爨頠奔附於晉

嘉寧元年秋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勢將申陽走之獲別將樂高冬十月天大雨血於江南數畝許鎮東大將軍太保奕自晉壽舉兵反寇陷巴東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

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内改元嘉寧蜀土先是無獠至此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勢既驕奢貪吝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又納奕女為后耽於淫樂不惜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土減削加之饑饉宇内蕭條更多忌害誅戮大臣刑獄酷濫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舊臣親信近習左右因行威福修飾屋宇羣下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内罕見公卿史臣屢陳災譴乃加董皎為太師以名

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眚

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桓温帥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司馬無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先是温謀伐蜀衆咸以為不可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心胸然後舉無遺策耳紀事本末作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略天險彼或有

脩必不可尅然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車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覬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内有重脩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且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温從之使裔以江夏相

領水軍二千人為前鋒自將大衆為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遣叔父右衛將軍福與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帥數千人自山陽趨合水拒温謂温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師昝堅不從率諸軍自江北鴛鴦碕渡向揵為三月温至彭模去勢已近議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蜀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置之死地士無返顧之心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併力合衆以取一戰之

捷若分軍為兩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温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温自將步卒直抵成都右衛將軍福等進攻彭模孫盛奮擊走之温進遇權三戰三捷勢兵敗散自間道歸成都鎮東將軍位都迎詣温降昝堅至犍為知與温異道自沙頭津濟比至温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成都之笮橋文選註作柞字温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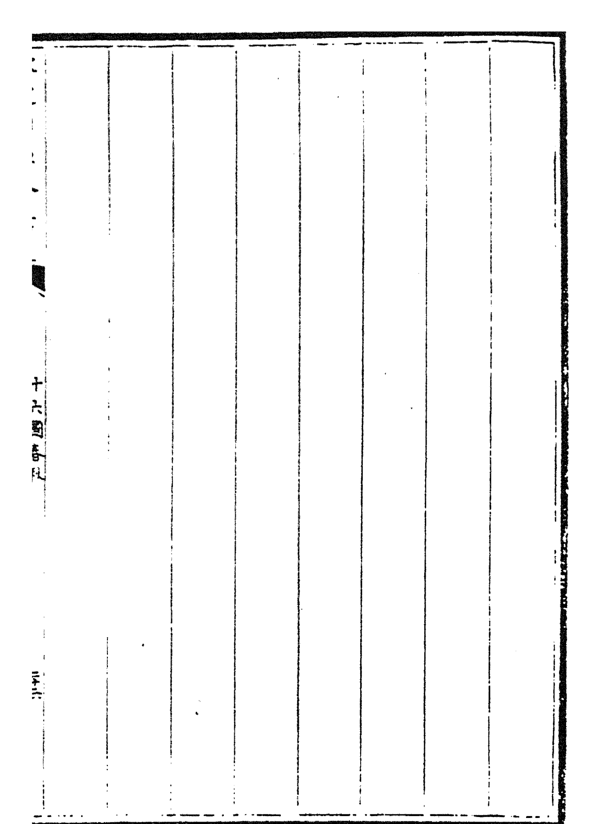
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於城下縱火燒其城門勢衆大懼無復鬬志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出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門與昝堅走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丁亥勢使散騎侍郎王幼送降文於温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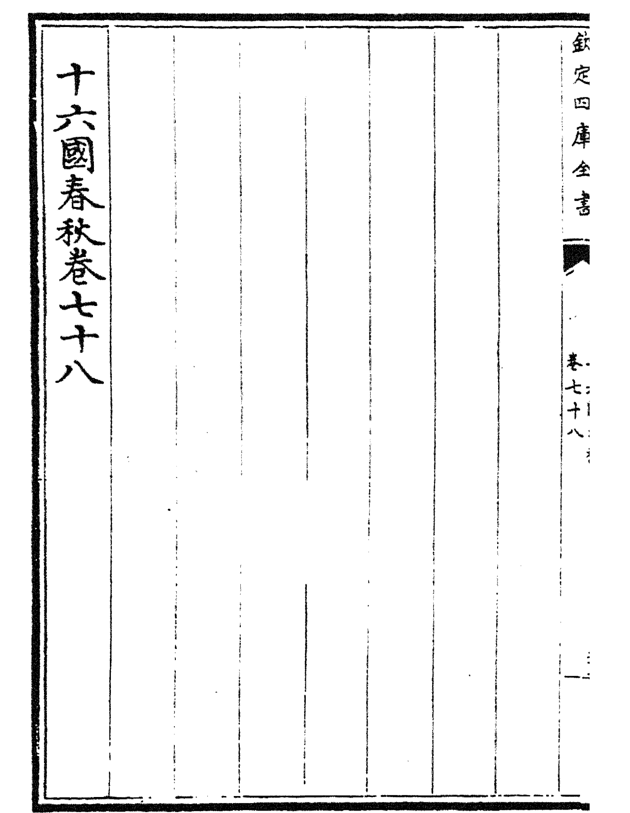
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儲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
煩朱軒跋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
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
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
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勑州郡投戈釋杖窮
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
櫬遷勢及叔父福等十餘人於建康封為歸義侯晉升
平五年卒宕渠即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

長五丈見於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曰五百年後其地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雄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之譙周亦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二年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之首懸於轅門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郫城堅盎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巴郡

葛當下美巴郡皮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
至是而悉應焉先是勢未亡時頻有怪異宮人張氏有
治容勢寵之一夕化為大斑理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
復來寢床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為
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而死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
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而動
搖不能言又有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而死涪陵民
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馬氏婦妊身兒

從腋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廣漢馬生角長大各半寸有馬生駒一頭兩身相着六耳無目二陰一牡一牝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遂歛於箕中又跳出瀉於簟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大雨血地仍震又連生毛鶬鴰集於城下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天譴甚多不能悉紀特以晉太和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時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於晉凡六世合四十七年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八